

位，各地民族出版单位完全可以藉上述难得的机遇，大展宏图，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主持编纂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已有9卷推出，这一鸿篇巨制，重点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意义深远。民族出版社最近隆重推出的《当代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苗族作家丛书》（丛书共25卷），荟萃当代中国苗族著名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等经典作品，可谓民族文学的最新成果，值得大力推广、延伸，形成品牌效应。由此联想到，民族出版业完全可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泛拓展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在少数民族文化的最新发展成果方面，推出一批符合科学出版理念的畅销书、精品书。

狠抓人才培养积极走向世界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民族出版业怎样面对国际竞争和国内业内竞争，民族出版工作者怎样在观念、品牌、策略、人才、质量、技术、营销等方面做好充足的准备，如何策划出有创意的题材、内容和适销对路的选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延伸，赢得读者、赢得市场，是摆在每一个民族出版工作者面前的思考课题，欲达此目的，除了亟须建设一支多文种、高素质、精通编辑、出版、发行专业的人才队伍外，还需培养出一批茁壮成长的各民族作者队伍，为民族出版业参与竞争走向世界奠定坚实的基础。民族工作者，则需要锲而不舍地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增强市场意识，掌握国内外一切出版信息，积累各种新知识、新经验，在激烈的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的祖先 我的盘锦

文 / 佟伟

鲜卑族是继匈奴后在内蒙古高原上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早在西周以后，鲜卑一词就在《史记》、《汉书》、《战国策》、《楚词》、《国语》等古籍中有所记载，并频频入史。在两晋南北朝时，鲜卑开始建立国家政权，其中有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燕，秃发氏建立了南凉，拓跋氏建立了北魏。入主中原的鲜卑人采取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的政策，不但使鲜卑特色文化得到传承，也使中华民族文化得到大发展。

盘锦市位于辽东与辽西交界处的辽河入海口，历史上留下过不少鲜卑人生活的足迹。早在西汉时，鲜卑人就曾生活在大兴安岭至辽河一带。另据《史记》载：秦伐燕，破之。燕王喜败走辽东，越五年，灭燕。又遣蒙恬，击走东胡，以其地置辽东、辽西二郡。而盘锦当时就属辽西郡，鲜卑就是东胡的一支……还有，有关文献记载，在三国及晋时，盘锦属昌黎县，南北朝时，盘锦属北魏，北魏就是鲜卑人拓跋氏建立的政权。据文献资料——《慕容姓氏何来》中载，在三国时，鲜卑族首领莫护跋率领族人迁居辽西。《中国历史上15个民族的最后结局》中载：西晋灭亡后的317年，辽西鲜卑人汉人各占一半，为20万到30万。《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一书也曾介绍说，在辽东湾滨海平原的主要入海水道辽河及大小凌河附近，在汉魏时期就居住着乌桓族和鲜

卑族。

不过最能证实鲜卑遗迹的，还得说是我们这些后裔们——即锡伯族人。“锡伯”即是“鲜卑”的转音，《黑龙江外记》（卷一）中说：鲜卑乃部种，非地名，今锡伯及俄之西伯利亚皆鲜卑之音转……锡伯族人作为鲜卑人的后裔，现在在全国有20多万人，而盘锦虽只有700多人，但也能算得上锡伯人聚居区了。我们的家族曾数代生活在盘锦西部农村，过去有些习俗就是鲜卑人的传承。

如过去在农村老家玩的“嘎拉哈”，俗称“抓子儿”。嘎拉哈是锡伯族语“嘎尔出哈”的汉译音，是用猪、羊、鹿、狍、獐、牛、骆驼等动物的髌骨（俗名“膝骨”）制成的，嘎拉哈的四面汉语分别称为珍、轮、壳、背。屯子里的几十户锡伯族人家，都是我们一个家族，家家都有玩嘎拉哈的历史，几乎人人都会玩。小时候我记得，玩这种游戏时在炕上铺上毡子，上面撒若干嘎拉哈，将一小铁球向上抛起后，赶快抓嘎拉哈。待球落下蹦起时再去接球，以抓多少定胜负。嘎拉哈玩法多样，最简单的一种叫“撂宝”，就是把染成红、绿、紫、黄等色的嘎拉哈一个一个往上撂，最高者为胜。在腊月到二月初一的猫冬季节，孩子们乃至大人，常在热炕头上“举行”嘎拉哈“邀请赛”……

其实，早在秦汉时期的鲜卑和匈奴墓中，就常发现嘎拉哈。在北魏

时期的鲜卑人，将此用于民间游戏、军事战术模拟演习或作殉葬品。因为古代鲜卑人以狩猎游牧捕鱼为主，捕到鹿、獐等动物时，先把嘎拉哈取出保存，因其小巧玲珑，又便于携带，所以深受鲜卑人喜爱。

锡伯族以前多供奉被称为“喜利妈妈”的信物，因“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视为迷信打入冷宫，所以现在在盘锦民间流传的不多了，不过它却影响了很多代锡伯人。信物的由来是，听老辈人讲，相传在西汉宣帝地节年间（约公元前69年），平陵侯范明友的家奴毛毛脚心有5个红痣，被认为是混龙天子。平陵侯欲将其押往京城请功，幸亏被一个叫“喜利妈妈”的人救了。

后来毛毛回到了大鲜卑山，被鲜卑部落推举为大可汗——大鲜卑国成皇帝，成皇帝为感恩而颁照天下，封喜利妈妈为福神，族人永远供奉。

我们把“喜利妈妈”当成续嗣女祖，并制成信物来供奉。就是在一根麻绳上拴上小弓箭、箭袋、射箭用的扳子、嘎拉哈、红绿布条、小摇车、小靴子、铜钱、木锨（用桦树皮制成，40厘米左右），这件精美的工艺品就叫“喜利妈妈”。听说，制做“喜利妈妈”，只能请德高望重、子孙满堂的老太太，其他人则不佩。过去立“喜利妈妈”时，还要举行仪式，杀猪宰羊，款待客人，节日一般。

爷爷说“喜利妈妈”是信物而不是迷信，并有特殊象征意义。如上面拴的小弓箭象征男孩长大后像鲜卑先人一样勇敢，当战场上的骁将；红绿布条和小摇车象征女孩长大后，成为操持家务的高手，当贤妻良母；木锨象征农业丰收。另外，每增一辈人就拴一个嘎拉哈，增一子就拴一弓，

添一女就拴红绿布条，起到谱书作用。

我家族在过去还有人会跳萨满舞，而这种舞蹈实际上就是鲜卑人的古老舞蹈。舞蹈的目的是求神佑护、驱鬼避邪、免除灾难，让老百姓幸福安康。跳舞的巫师要有“神衣”和“法器”，“神衣”主要是舞蹈时着的“神裙”、“大褂”、“神帽”。而“法器”主要是道具，如戴的面具，寓意是避免让妖魔的灵魂认出萨满真相，同时也想借面具“法力”战胜妖魔。道具还有铜镜、铜铃，分别系于腰间。表演时手还要持手鼓或单鼓，在击鼓、摆铃声中，唱着各种“神词”，做着各种鸟兽的动作，如请“虎神”要拟虎扑抓，请“鹰神”要学鹰飞舞，这就请来了各路神灵（俗称“神附体”）。

萨满舞表现出的主体是人类挑战自然灾害、疾病、恶势力，并与其做斗争的英雄气概。但跳萨满舞的巫师并不是谁都能担当的，他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要掌握各种法术和高超的技艺。如过去锡伯族的巫师在学习三年后，经过上十多米高的刀梯并翻下来（下面有稻草接护）的考验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巫师。他也是萨满教的神职人员，在部落中非常受人尊敬。

萨满舞在清代和解放前对盘锦人的生活很有影响。在这段时间，它从最先的求神祈福的民族宗教活动，演变成了自娱自乐的民间活动，那诙谐有趣的舞姿同辽宁二人转、皮影戏、大鼓书、民歌小调一样具有生命力。上个世纪80年代，我家族在打给省民委关于落实民族政策的报告中，就曾写有家族中有些家庭以前就有萨满鼓，鼓边带着响环，在喜庆和祭神时用。但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打入冷宫。

另外，我们还不食狗肉，传说这与大鲜卑国成皇帝被一只黄狗救过命有关。因此他就封家狗为神犬，令族人不得伤其身、食其肉。还有，鲜卑人是游牧民族，狗在草原上不但保护着主人，还保护着牛羊，被鲜卑人视为人类最好的朋友。因此鲜卑人和后裔锡伯人就有不吃狗肉，不打狗，不穿狗皮衣，不戴狗皮帽的习惯。

锡伯族的丧葬，清代光绪年间以前是火葬，以后改为土葬。盘锦西部农村的锡伯族，数代来也一直是土葬的习俗。土葬保留着古鲜卑人的特点：男女老身死，其墓葬皆为土圪内放木棺，尸体仰身直肢，平放入棺。然后将棺葬入土圪中，填土为坟……锡伯族聚居区内，一般每家都有固定的坟场，但近年来，有的也移风易俗，开始火葬深埋了。

在历史长河中，鲜卑文化一直影响着部分盘锦人的生活。在新时代表中，鲜卑的后裔们，在盘锦也人才辈出，不仅有律师、警察、工程师、校长，还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他们积极发挥着先人们聪慧豪爽、坦诚刚毅、不屈不挠的天性，为盘锦为社会创造着财富。锡伯族人口虽较少，但却是个文化较高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锡伯人虽早已汉化，但盘锦的锡伯人仍很重视文化教育。目前在文化教育方面，本地锡伯族孩子考上大学的越来越多；锡伯人撰写的关于锡伯族文化及先人鲜卑文化方面的文章屡见报端；在市直学校，仅锡伯族成份的校长就有两位……

一些史学家和民俗学家认为，锡伯族目前是全世界上唯一保留鲜卑文化的少数民族。鲜卑文化，已成为了盘锦地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支！